

霸海飛龍



目 录

- 第十九章 风雨中州..... (831)
- 第二十章 天津桥北..... (874)
- 第二十一章 再起风波..... (919)
- 第二十二章 血溅洛河..... (964)
- 第二十三章 无畏英豪..... (1009)
- 第二十四章 勇冠群豪..... (1053)

第十九章 风雨中州

三人三骑沿河边官道经过安乐窝，老远便看到街旁一座墙前，围着一群人，全都抬头向墙上的告示牌看望。三人皆不知告示有何好看，也懒得管闲事，策马向那儿驰去，未加注意。

快接近人丛，迎面有三个村夫正散在路旁聊天，其中之一听到马蹄声，抬头向三人看望

老花子一马当先，山海之王与如黛并辔而行，三匹马不徐不疾，踏着轻快的小步驰向镇口。

那村夫便看到了第一匹马上的老花子，突然瞪大双目，面色惊恐，大叫道：“独眼老花子”

其余两人同时转头，也同声大叫道：“独眼老花子，江洋大盗。”

三个村夫一叫唤，不远处告示牌下的人，全都向这儿瞧，一阵骚动。

老花子勒住坐骑，向三村夫一瞪独眼，把三村夫吓得打哆嗦惊恐地扭头要跑。

× × ×

“站着!”老花子大喝。

喝声如沉雷，三村夫屁滚尿流，向路侧变色地退，“叭”两声，有两个跌在路旁深沟里挣扎。

老花子用九合紫金杖向一个村夫一指，沉声说：“呔！那小子你说，你说我花子爷是个江洋大盗？”

那是唯一没倒的村夫，他气结地答：“花……花子爷，那是告示上说的，不……不关小人的事。”

“告示上说的？”

“正……正是，这……这几天伊王府已抓了好几个人，都是独眼花子。”

这时，二三个村夫与游客，全向这儿奔来，团团围住了，有人叫：“是这个独眼老花子，象极了图形上的人。是他！江洋大盗，捉住他，一千两赏银大家沾光，捉！快……”

这家伙正跨前三步，老花子突然瞪他一眼，他打一寒噤，慌忙后退，转身向后一钻，抱头鼠窜。

有一个中年人排众而出，向众人叫道：“诸位，你们还不散去？这位老丈如果是王府告示上所说的主犯，怎会还往里闯？”

老花子一跃下马，向中年人走去，点首招呼道：“请教老弟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中年人脸色一正，说：“五天前伊王府颁出告示，说是在陕州发现了早年在山东道上，劫去宫廷内珍宝的贼人，主犯是神剑伽蓝华逸云，又叫山海之王，另两人一是独眼老花子，一是将死的女人。目下伊王已责令各府州县限期辑拿三名主犯，公门中四处巡辑，凡是画像上的可疑人物，一律逮

捕先送伊王府。这几天逮了几个独眼人，闹得风风雨雨，老丈也是独眼，且与画象上形状极为相似，最好不可进入洛阳城，免遭池鱼之灾。”

老花子呵呵一笑，说：“承教了。伊王未免太糊涂，老花子如劫了皇家的珍宝，还在世间做花子？不象话！太不合情理，故意找咱们花子穷人开心嘛！哈哈！”

他回头上马，耳中听到山海之王用传音入密之术向他说：“老丈，陕州售珠的事犯了，咱们走。”

他上了马，也用传音入密之术说：“你先走一步，你已易装，没有人可看出你的身份。过了天津桥两里，入津门向左折，近津阳坊有一家上谷老店，你在那儿投宿，晚间咱们三更见。”

说完哈哈一笑，兜转马头回奔龙门。

山海之王马鞭徐扬，含笑叫：“乡亲们，借光，让些儿。”

他生得俊逸，穿着打扮不是等闲人，人群让开道路，两人带缰北走。

经过告示之下，还有人在那儿议论纷纷，两人信目儿去，三个人的素图赫然高列左上角，书工巧手，倒也传神，尤其是飞蓬发的独眼狂乞，和乱发翘胡的山海之王，一神般凶猛，十分神似。

两人相对一笑，小驰直奔里外的天津桥头。出了镇山，山海之王笑道：“黛，这个画，不等闲，仅凭大阳老店东的口述，便画得九分神似，了得。”

姑娘轻快地笑，说：“哥，瞧你先前那凶猛像多唬人？”

“呵呵！其实并没有那么凶猛，只是那时心里乱，叫那三

家伙一爬两滚蛋，难怪把我画得凶了点儿。”

“哥，他们也许有人认识你呢！”

“怎会？”

“会的，你目前的像貌，与三年前并无不同，武林中人认得你的为数不少，恐怕有麻烦哩！”

“我山海之王岂是怕麻烦的人？呵呵！”

如黛小嘴一噘，假嗔道：“不许你再称山海之王。”

他一伸舌头，笑道：“呵呵，阖令么？”

“油嘴！”她羞赧地笑嗔。

“阖令焉能不遵？好！自目前始，取消山海之王的名号，我，神剑伽蓝华逸云。”他拍拍腰中伏鳌剑笑，笑得开心。

“伽蓝剑现在老菩萨那儿，不久便可交与你了。”

“可惜，我总感到剑太轻了，不趁手。”

“那老头子太小气，一把轩辕刀也舍不得。”她悻悻地说。

“是啊！那把刀确是神刃，谁得了谁便可称霸江湖。可是，一千把神刀我也不要。”他盯着她笑。

“噢！你不要？”她惑然问。

“我要你。”他伸手握住她的右腕，无限深情地轻说。

她只觉一阵激动，猛的抬腕，俯身用粉颊贴在他的掌背上，喃喃地颤声说：“逝去的岁月回来了，啊！回来了！”

两匹马徐徐而行，两人的手紧紧地握住了。

此后，山海之王的名号，极少在他口中发出了；笔者亦正式称他为神剑伽蓝华逸云。

官道上车马行人络绎于途，两人不能亲热过久，那年头

虽亲如夫妇，走起路来女人也不许超出丈夫之肩，牵着手走，简直大逆不道，还像话？

马儿上了天津桥。

桥上行人甚多，车马往来不绝，所有的人，全对逸云夫妇俩投过羡慕赞美的一瞥。

如黛极有分寸，有人经过，她的马便落后半乘，走在逸云右肩后。

洛河水满，上游水势湍急，经过天津桥后，水势略缓。河中小舟点点，顺水而下船行似箭。

如黛举目下望，突然勒住缰，轻说：“哥，看那小舟。”

“那一艘小舟？”他勒住坐骑回顾。

她用马鞭向桥下游一指，说：“那没有船蓬的一艘，上面有穿劲装的人。”

那是一艘百石敞蓬船，四支大桨运转如飞，船向上游急驶，好快！

舱中坐着几名身穿青色劲装，佩剑持囊的大汉，还有一个穿长衫的壮年书生，正向桥上信目流览。

逸云忘记了这些人，但他目光锐利，看清其中一个雄壮大汉，眼中黄光四射，腰带中插着一柄两节金枪，有点像双怀杖。

他不认识这些人，扭头问：“黛，你认识这些人？”

“你也该认识。”她皱着柳眉说。

“他们是谁？我从没见过他们。”

如黛摇摇头，无可奈何地说：“那眼发金芒的人，是少林俗家高手金眼龙龙威，是你手下的常败高手。书生是小一辈

的中原狂生夏津，人倒不坏，你曾在桃花坞冒险，在桃花仙子手中救了他。”

哦！原来是他，在长安九真观，我已曾在崆峒派的老道们手中救了他。”

如黛续往下说：“后艘三个有兜腮短须的壮实大汉，叫中州三义，老大赛孟尝沈刚，老二猛狮沈雷，老三通臂猿沈电。这三个人倒是少林小辈门人中，浪奢遮的好汉，在湖广辰州道中，你对他们有救命之恩。”

“咱们走！他们向我们注意了。”他说，抖缰驱马。

“少林门人大批出现，洛阳定然有事。”她抖缰跟上说。

“也许就是冲我们而来，我们是朝廷钦犯哩！”

“少林弟子不会被官府所用。”她否认。

“黛，别忘了少林有僧官受朝廷供奉，伊王不是傻子，会请他们出山的。”

正说间，迎门到了八名劲装大汉，喝！好神气。坐骑是八匹枣骏马，鞍甲鲜明，弯铃叮当，十分神骏，分成四对小驰而来。

八个人的劲装，并非江湖朋友的对襟紧身衣，一看便知他们不是江湖人，该叫箭衣，也称短靠；丝底蓝阔边绣双狮滚球的图案，左右有皮护肩，前后有铁叶掩心，紧裹着雄壮的躯体。头戴英雄巾，脚下是薄底子快靴。八个人才一表，年在三十上下。鞍旁插了一张用囊盛着的彤弓，腰悬长剑，威风凛凛，傲态逼人。

八匹马分成四对，从桥中小驰而至。

合该有事，一辆驴车自北向南缓缓而来，正挡在桥中，

处身在前后十匹马中间。

桥甚宽，赶车老大是个小花儿，他没看见身后的八匹马，只看到前面并辔而来的逸云夫妇俩，便稍向右靠。

八匹马从后驰出，正从车左超越，前面的逸云不想争路，便向右让，右面有如黛，他不能让得太多，马与车之间，过一匹嫌宽，过一双便太窄，而八匹马是成四对驰来，当然过不了。

按理，双方都该将坐骑错开，单行对进。逸云夫妇的马速度慢，而且已避至桥栏旁，前后相差半乘，与单行相差无几。

八大汉该在赶车时先列单行，逐骑超越，但他们并不，仍并肩而进。

先头两骑看对面的逸华云仪表非俗，穿着打扮不象寒门弟子，不敢胡乱招惹，却向马车夫大喝道：“让开些！往边靠。”

赶车小老儿吃了一惊，扭头一看，脸色一变，一声吆喝，将缰绳猛抖。

健驴向右一靠，真妙，车尾一扭，反而向中心挤。

最右一匹健马，被车尾一挤，便向左急闪，将左面一匹挤得向左一蹦。

两匹马的速度不算慢，马蹄一乱，便向逸云猛撞，声势汹汹，要出乱子了。

逸云能闪避？他如稍一后挫，便会将如黛的坐骑撞向桥栏，她还未复原，不掉下桥去才怪。

他将绳向左一带，再向上拉，马人立而起，一声长嘶，前

蹄向左乱蹬。

冲来的马受惊，也一声嘶鸣，向右急闪。

“砰”一声响，最右靠车的大汉，深恐马儿撞在车上受伤，百忙中右足脱镫，一脚踹在驴车上。

车壁禁受不起他一踹，木板折断，马儿仍向车上撞，“砰”一声撞个正着，一只马蹄被车轴所撞，马儿向前一颠，象是马失前蹄，向下挫倒，狂嘶不已。

桥上大乱，两端的行人纷纷惊叫走避。所有的马全勒住了，只伤了一匹马，够幸运。

驴车在两丈外刹住了，小老儿惊得脸色死灰，浑身发抖，张口结舌站在车旁战战兢兢。

两大汉往桥中一站，瞥着在地下挣扎的坐骑，脸上泛起怒意，罩上了寒霜。有一个大汉哼了一声，走向逸云。

逸云安坐马上，含笑向来人抱拳行礼道：“兄台请了，时才不及避让……”

“住口！”大汉怒叫，冷笑一声，又道：“下来说话，你怎敢高踞马上向本官发话？”

是官儿，难怪，平民百姓怎可逾礼？确该下马说话。

逸云不吃这一套，要好说倒有个商量，这般气势凶凶却引起了他的反感，登时脸色一沉，冷冷地说：“太爷高兴。阁下不听也罢，算我没说。”他一抖马缰，便待走路。

大汉突然伸手，一把扣住马络头，厉声道：“小子无礼，滚下来！你知道你在对谁说话？”

逸云淡淡一笑，说：“太爷在对你说话。老兄，放手。”

大汉一声怒叫，伸手便向他的腰带上抓到，他听出逸云

所说的话，并无一般世家子弟的狂傲，也没有生员学子的咬文嚼字，江湖味虽不浓厚，但确已表明了江湖人的身份，所以毫无顾忌地拿人。

逸云任由他抓住腰带，左手一搭，按住了对方的手背，若无其事地说：“尊驾讲不讲理？再想想老兄，错不在我哩！”

大汉用力一拉，人丝纹不动，连马儿也似乎浑如未觉，而手上却毫无着力之处，他一咬牙，真力焕发。

怪！力确是发了，却如泥牛入海，音讯全无，力道不知用到哪儿去了。他大吃一惊，想撤回手，却抽不回来啦！用力一抽，脚下一虚，马步浮动，反而向逸云的腿侧靠来，象被一道奇异的吸力吸住了。

另一大汉见状一怔，欺近叫道：“咦！真人不露象，你是练家子，走了眼啦！”

另六名马上大汉同声虎吼，一跃下马。

逸云手向上一提，将大汉的派门制住向上拉，说：“诸位，要动手耍威风，你们八个人差得太远了，全得下洛河喂鲤鱼。安静些，桥高虽只有四丈，制住穴道往下丢，攢你不死也会被淹死。”

其余七个人同声虎吼，撒下了佩剑。逸云呵呵一笑，满不在乎地说：“你们真要作威作福，我成全你们。”他拔出大汉的佩剑，将人放了，慢腾腾地下了马，大踏步上前，伸手抓在地上挣命的伤马后腿，喝道：“免得马儿受苦，早死早超生，下去！”

石桥栏高不过四尺，马儿突然连声嘶鸣，凌空飞跌河下，“扑通”一声暴响，水柱水花直溅上桥面。

下面金眼龙的船，刚超越桥洞，被轰雷般的水响所吸引了，全仰面向桥上瞧。但桥面宽，一时看不见的桥上的人。

逸云露了这一手，把八大汉全惊得呆了，脸上变色，向后退了几步，八个人左右分列，一个厉叫道：“青年人，你想造反？你是谁？敢对王府的外庭护卫无礼？反了！”

逸云堵在桥中，冷笑道：“王子犯法，与民同罪；你们官不大，鱼肉百姓随便嫁祸的手段倒是不坏，天下的事都是你们这些家伙搞坏了。哼！外庭护卫又能怎样？我不信你能把太爷当叛逆治理，皇法不是为你们几个混蛋而订的。”

“你不怕抄家灭族，本官成全你。”有两个挺剑欺近，语气极厉。

逸云也徐徐举剑迎上，冷笑道：“一起上吧！两个人支持不了两照面。”

“外庭护卫用不着八人齐上，擒一个小伙子未免太丢人，咱们两人擒你已绰有余裕，你准备纳命。”

“哈哈！看谁纳命。鬼门关枉死城的大门，不论任何时辰，皆是开启着的，等候着诸位大驾光临。哼！你们是走你的阳光道呢？抑或是硬往鬼门关闯？”

两大汉一声大吼，双剑左右分张，飞扬起阵阵剑啸，无数道银芒齐发，向前攻到，居然不弱，足可跻身一流高手之林而无愧色。

逸云冷笑一声，身形左闪，找上了左首的人，信手一剑点出，一道银虹嵌入剑影之中，一崩一绞，喝声“撒手”！人已向右又飘。

随着喝声，响起一声清越的剑鸣，一道银虹突然飞起三

丈余，划了一道奇快的光弧，飞向上游桥下。剑飞行时所发的刺耳啸声，令人心往下沉。

剑向下急堕，落向船首，不偏不倚射向金眼龙。

他一手抄住剑，沉喝道：“上面有人动手，是王府的人，咱们上去。”

船向桥墩上靠，人运游龙术壁虎功向上爬。

桥上，局势一面倒。逸云向右急飘，“嗤”一声剑贴着对方的剑锋擦入，剑尖搭住护卫向侧一带。

大汉“嗯”了一声，人向逸云的左侧撞来。逸云左手一抄，五指如钩抓住了对方的剑身，冷喝道：“拿来，放手！”

“不见得。”大汉叫，飞起一腿，飞踢逸云下阴。

逸云手一振，不由大汉不放手丢剑，右手剑拍一声，拍中大汉膝弯旁；如果用剑锋，大汉的腿就不属于他的了。

大汉“哎”了一声，飞跌丈外，“噗”一声撞在石栏上，差点儿跌下洛河。

这不过是眨眼间事，一照面间两名大汉的剑全丢了，说起来真丢人，八个人共丢了三把剑。

剩下五个有剑的人，吓傻啦！有一个变色地大叫：“阁下好身手，但你闯下了滔天大祸，洛阳乃是藏龙卧虎之地，你将插翅难逃。”

逸云将两把剑往地下丢，冷笑道：“诸位如果也算得龙虎，洛阳虎未免太不值钱了。哼！太爷不想惹事招非，但有人找上头来绝，不退让示弱。饶你们一次，下次可没这么便宜了。要找我，可在洛阳城里找。”

声落，人冉冉升起，象一朵轻云，飘然落在马鞍下，缰绳

一抖，两匹马放开四蹄，向北驰去。两端远远地原围了不少人，马到他们急让，人群再聚，他俩已奔出数十丈之外了。

八个外庭护卫面面相觑，谁也不敢阻拦，有些人平时会称英雄，自认是亡命之徒，口口声声不怕死，砍掉脑袋不过是碗大个疤，玩命等于儿戏，天不怕地不怕，但真要他们的命，他们就都怕死了。

桥栏旁人影突现，上来了金眼龙一群好汉，一名护卫眼尖，忙抢前叫：“龙前辈，请助下官一臂之力。”

金眼龙抢前叫：“人呢？那是谁？”

“来人未通名，走了，向城里走啦！”护卫叫。

“是不是冒充神剑伽蓝的人？”

“是个英俊的年青人。”

“假使是其他人犯，抱歉，龙某不能相助，告退。”

金眼龙说完，抱拳行礼，率众人翻出桥栏处，重新爬下小船走了。

八护卫留下丢了马的同伴，七人上马转身追踪逸云去了。逸云与如黛刚近北岸桥头，身后七护卫也到了。

从南岸安乐窝方向，狂风似的挨来，一匹骏马，也在这时赶到，马上的一名大汉在后向七护卫大叫：“张护卫队长，休放走了那两个男女。”

七护卫扭头回望，刚才向金眼龙发话的张护卫队长问：“他们的根底你可知道？”

骏马冲到，马人立而起，大汉叫：“他俩与独眼花子走在一块儿，有嫌疑。”

“独眼花子呢？”

“见机走了，往龙门逃啦！抓住这两个男女，便可找到线索了。”

“发号令，捉拿钦犯。”张护卫队长叫。

有一名大汉在怀中掏出一个双管鼓形皮哨，凑在口中一阵狂吹；其声呜呜，一高一低，可远传五六里。桥上的行人纷纷奔至桥边，悚然站立

轿北不到两里地是津阳门，巨大的敌楼上，现出许多官军。城门口，也出现了公门中的暗探。

敌楼居高临下，看得十分真切，两匹飞骑前奔，后七匹一面大呼一面急赶。

官军中有一个小弁，已看清后七匹马上的人，是王府的外庭卫队，突然大叫道：“是要犯，下去拿人。”

城门口一阵乱，有人吹起同样的皮哨。

逸云心中一栗，突然圈转马头，向如黛叫：“黛，转头！我们不能在城里闹，以免惊世骇俗，跟着我往回冲。”

他一马当先，挥舞着马鞭，向七名护卫冲去，用直震耳膜的噪音大吼道：“该死的家伙，挡我者死！”

“用剑射他！”张护卫队长叫。取出弓囊里彤弓。

逸云一看事急，要让七弓同发，还得了？他自己无妨，功力未复的如黛可禁受不起。

他一声长啸，从马上飞射而起，展开绝世轻功，突然破空射到。

双方对进，速度奇快，七张彤弓刚张好弦，刚拔出箭壶里的箭，刚搭上弦扣，人已到了。

七护卫未料到逸云比马快得太多，马还在二十丈外，淡

淡的青影已到了，快得使他们还无法分辨来者是人是鬼，突变已生。

逸云冲到，手下绝情，一声大吼，马鞭飞舞，左掌迅速地左右猛拍。

人倒、马嘶、厉喝、弦鸣，三匹马飞撞桥栏，两个人带着两声狂叫，飞落滚滚江心。

地下到了三个人，另两名飞掠下马，来不及使用弓箭，用弓做武器，向逸云猛扫。

同一瞬间、从安乐窝奔来报讯的人，在后面射出一箭，拨转马头便跑。

箭去似流星，飞向二十丈外的如黛。

如黛体力未复原，策马狂奔已经十分勉强，怎料到流矢会从人丛后飞出？只觉左肩一麻，“哎”一声惊叫，人在马上两面一幌，摇摇欲坠。

幸而她放了缰绳，马也是上驹，主人身形不稳而且松了缰，马也就缓缓停下了。

她那一声惊叫，可把逸云的怒火引发了，灵智尽失，一声大吼，下手绝情，左手一掌击出，人向前抢进，马鞭崩开弓，一鞭斜抽。

左面大汉嗯了一声，胸骨尽裂，尸体撞跌了一匹马，倒在桥上死去。

马鞭一闪，从右面大汉左肩抽入，直带下右胸骨，裂开了一条三寸深的两尺长大缝，焉然不死？扔掉弓仰面便倒。掩心镜与护肩，仍挡不住一鞭。

逸云夺过弓，取了一壶箭，火速回身，闪电似奔回马旁，

脸色大变。

如黛面色泛灰，左肩上插着一枝箭，正半俯在马上，咬着牙支持。

他火速将她抱下，飞跃上了自己的坐骑，向桥南狂冲，心急似箭，一面问：“黛，可感到肩上麻痹？”

“哥，痛……”她虚弱地呻吟。

痛，却是箭上无毒；即使有，毒性也不会太烈；麻痹或毫无感觉的毒，方是最可怕的毒药。

他目前不能拔箭，没有余暇。马行如飞，行人全避在桥侧，正好放蹄狂奔。

前面逃命的大汉，本来可以安全地脱身，但逸云怎肯饶他？这一箭太可恶，不可原谅，非宰掉这小子不可。。

算准时间，他突用千里传音之术，发出了一声震天长啸，令人心血下沉的音浪，以无穷力道向前传去。

马车的马，和大汉的坐骑，突然同发长嘶，一阵乱蹦，车身猛烈地扭动。

“轰”一声暴响，大汉的坐骑撞上了车厢，马儿在挣命，大汉也飞跃下马。

大汉魂飞天外，但临危拼命，弯弓搭箭拉开马步，向飞冲而至的逸云连发三箭。

射人先射马，最后一支急射马儿的胸腔，不但来势奇疾，而且十分神准。

可是神箭手遇上了逸云，象是班门弄斧，马鞭一挥，卷住了来箭，再向上一拂，射人的两枝箭，同被马鞭上的箭打落，人马已接近至五丈以外了。